

凤凰东南飞

□朱益华

这里记述的不是爱情故事，而是一座老矿山的传奇。

在市区东南35公里处，即铜陵凤凰山景区。景区牡丹花，天下三分占其一；景区矿山现代化，九州境内独一家。凤凰山铜矿起点高，成套设备来自瑞典三家设备公司。

曾经听到一个段子，不入正史。话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国家为了加速煤炭工业现代化，向瑞典派了一个考察组。考察组没有考察到煤炭设备，倒是看中一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有色矿山设备，若能引进，将对我国矿山技术进步有着促进作用。信息报回国内，国家决策部门决定引进这套铜矿采选设备。接下来，冶金部派出技术专家赴瑞典参加商务谈判。接谈之后，对方要看中方的铜矿设计方案，他们不想为售后服务留下麻烦。中方没料到来这一出，又不愿放弃。时间紧迫，等国内做设计再邮寄，等不起。于是专家们凭借多年的工作积累，在宾馆里“闭门造车”，模拟一处适应这套设备的铜矿床，作了一个《莫里山铜矿设计方案》提交给对方。方案是严谨的，连名称也是严谨的。“莫里”谐音“模拟”。智慧的汉语，记录了专家们

的一丝不苟。商务协议顺利草签。回国后，他们从全国已经探明的有色矿山资料中，发现安徽铜陵凤凰山铜矿床要素最接近他们在国外编制的方案。真乃天作巧合，花落铜陵有色。经过五年建设，凤凰山铜矿亮翅江南，一鸣惊人。在当年，是全国第一座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有色矿山。

矿区青山环列，62米高的混合井塔雄踞山巅。蓝色的塔架，白色的塔体，通天入地。井塔摩擦轮日夜飞转，提矿箕斗上下穿梭。“嘶啦——啞当”箕斗卸矿，那声响犹如“生产——正常”在山谷间回荡。当年的我们就住在矿区，听见这声音心里安稳。若是哪天箕斗没动静，就会感到有所缺失。

所谓混合井，一个井筒，箕斗提矿，罐笼送人，各司其职。罐笼靠上马头门，安装在井壁上的稳罐器伸出“长臂”，稳住罐笼不偏离平台，确保人员上下安全。瑞典的设计是完美的，然而有的完美却因地而异。凤凰山井筒淋水大，导致“长臂”锈蚀。停产维修，修好过一阵子再度失灵，如此周而复始，稍有闪失，会导致工伤事故。一位钳工班长领受了攻关任务。他姓祝，工友们都叫他大祝。大祝果断突破瑞

典模式，转换思路，另辟蹊径，研制出“凤矿制造”稳罐装置。当罐笼靠上马头门平台，平台放下，安装在平台两侧的长杆抓钩同步放下，钩稳罐笼。平台联动抓钩收起，罐笼方可启动。经过反复检验，通过技术评审。一鸣惊人。在当年，是全国第一座具井正式装备投入使用。

铜陵市要求把“凤矿制造”做个模型，送到北京参加全国安全劳动保护用品展览会。我在协调模型过程中，熟悉了大祝。他在部队干过汽车维修，车钳铆焊样样难不倒他。一次闲聊，聊起他的那次“虎口拔牙”。那是他刚到矿里不久，初夏的凤凰山连日大雨，雨水携带黄泥灌入地表大爆破落矿坑，汹涌的泥石流瞬间冲垮井下39线出矿坑道。一台瑞典T4G铲运机被埋在里面。大祝奉命配合支柱工李师傅把铲运机弄出来。他们来到井下39线，工区已经清理了坑道里的淤泥。一串36伏电灯泡把坑道照得通明，原本支护坑道的钢轨、此时七弯八扭地压在铲运机上。泥水还在一个劲地滴。见此情景，是谁心里都发毛，谁都知道头顶上方还压着千百万吨泥巴矿石。李师傅从钢轨的间隙爬进去，逐个

标明需要切割的钢轨部位。李师傅说，之前工区清理的时候，他来观察过，错动后的钢柱钢梁都落在了实处，泥石流过去二个月了，至今没发现变化。他嘱咐大祝别害怕，只要不触动棚梁的着力点，绝对安全。大祝戴上护目镜，扎紧雨衣，抱着氧气切割枪爬进坑道，李师傅跟在他身后也爬了进去。切割枪喷出蓝色火焰，大祝侧割仰割，泥水洗脸。钢轨熔断，铁花四溅，当钢轨被割断的一瞬间，就像一根紧绷的琴弦松了劲。李师傅喊停，动手加圆木支护，给顶棚加一道保险。就这样，切割和支护交替进行，麻花似的钢轨被截成短件从铲运机上卸下来拖走。大祝说：“讲不害怕那是假话。末后看到起重工用葫芦把铲运机拽出来，吃苦害怕都还值得。”

半个世纪过去了，凤凰山御闭坑了，一个时代的传奇亦随之沉入了历史。最近，我到矿里去了一趟。与当年的喧嚣不同，偌大的矿山显得分外安静，安静得像一幅油画。



碧波浮舟

汤青 摄

难忘的江中遇险记

□徐维林

如烟往事

今年夏天，气温特别高，经常能够看到朋友们在微信上晒游泳的图片或视频，让我羡慕不已。真想出去与大家一起下水畅游一番，但可惜本人此时因伤在家中静养，不能出门。说起游泳来，40年前我还有一段难忘的遇险经历。

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来到了裕溪口镇的老姨（母亲的小妹妹）家。老姨是一所小学的教师，住在学校里。姨父是铁路职工，很少在家。他们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老大、老二男孩，与我年龄相仿，老三是女孩，只有七八岁。没过半天，我们就打成了一片，白天除了担水，就是四处溜达；晚上在杨树林时寻找“知了壳”卖钱……

裕溪口河是一条连接长江与巢湖的叉江，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连接皖中、皖西的水冲要道。建国后，裕溪口建成了我国内河上第一座机械化的煤码头，与南京浦口、武汉汉口、湖北枝城并称为长江煤运“三口一枝”。所以这里不仅有铁路、码头，还有一座裕溪河大桥。

老姨家虽然也在裕溪口，但是远离繁华的码头、跨河大桥。所住的学校里长满了高大的杨树，周边散落着许多田地与平房，与农村没有一点区别。虽住在江边，但吃水只能到江边去担，而担一次水至少要花上十多分钟的时间，因此人们用水都特别节约。当地人夏天一般都不在家洗澡，而是到江水里泡一泡、洗一洗，俗称抹一把澡。每天傍晚是江边最热闹的时候，江水中到处都是人群——男人一堆，女人一堆，孩子一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长长的动态的江中洗浴图。

生在江边，长在江边，在江水中泡

大，所以当地的男女老少都能在江中游泳一段距离。当初我不会游泳，只能在江边最浅的地方玩一玩，决不敢走进齐腰深的水中。有时我就坐在江边，观看着表兄妹和其他孩子们

在江中游泳、扎猛子、打水仗……直到他们尽兴之后才一同回家。

裕溪河河道比较繁忙，不仅船只来往频繁，而且时不时还有几只木船停靠在岸边。一些大一点、水性好的孩子不是游到江中小岛上去找吃的，就是时不时地爬上停靠的小船上，甚至有的还爬到木船上的屋顶上。一旦船家发现，随便吆喝一声，不管是船舷上的，还是屋顶上的孩子全都是一头扎入江中，过了好久一段时间才纷纷从江水中冒出头来，就像语文课本中小英雄雨来一样的神气活现。有时江中心漂浮的木排，长长的木排有数百米长，一般只在头尾有人照料。此时，也有胆大的孩子爬上移动的木排，直到有人驱赶才跳到江中……

看多了小伙伴们们的“壮举”，让我佩服不已，心中也想成为其中一员。一天傍晚，在看到几位七八岁大小的孩子向江中游去之时，我也一时放松了警惕。心想，我都12岁了，是五年级的学生了，难道还比不上这些一年级、甚至还没上学的小孩子们吗？于是，我大着胆子向齐腰深的水中走去。我从这里往岸边游，然后再走过来，再往岸边游，往返数次。

不久，我又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向远处表兄弟游去的方向观望。突然，脚下一滑差点儿摔倒，呛了一口江水。我双脚一蹬地，头冒出了水面。谁知落地时，江水碰到了鼻子处，又呛了一口水。于是我又一次双脚蹬地，头再次冒出水面。意想不到的，我双脚再次踩到江底时，江水已

经淹到了我的眉毛处。当我的双脚第三次着地时，江水已经漫到了我的头部。原来，我是一步步向江水深处蹦跳而去……情况已到了万分危急之时，可惜的是表兄弟他们还在远处游泳……

就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之时，身边游过来一位小男孩。这位男孩与我的年龄相仿，腋下套着一根黑色的用板车内胎做的游泳圈。这位男孩只在浅水旁游玩，看来他的游泳水平也不高。于是我立刻从绝望中清醒过来，纵身向小男孩身边跳去，一只手指住了游泳圈，另一只手指住了小男孩的手腕。小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蒙了，他拼命地扭动，想尽办法要挣脱我的控制。我只是紧紧地抓住小男孩的手腕和他腋下的游泳圈，一点儿也不敢松懈。就这样，我们俩随着水流，慢慢地向深水区的江中漂去。小男孩用尽了力气也无法从我手中挣脱，只能拼命大声地喊叫“救命”。此时的我头脑十分清晰，不仅紧闭着嘴巴一言不发，以免呛到江水，而且双手还是紧紧不放松，决不敢放过眼前的救命稻草……

不久，小男孩的“救命”声惊动了几位游泳的孩子。这几位小孩子看到我俩的架势谁也不敢上前施救。后来，有认识小男孩的人叫来了小男孩的爸爸，是小男孩的爸爸把我俩拉到了岸边。来到岸边，我呆呆地坐着，等待着小男孩爸爸的数落。还好，小男孩的爸爸不仅没有埋怨我，还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老姨知道了这件事后，还把表兄弟俩臭骂了一顿。

裕溪河中遇险之后，我就发誓一定要学会游泳。回到铜陵后，经过了一个月的努力，我终于把游泳学会了。

在李白热爱的地方写诗

□王安斌

飞 翔

小鸟的鸣声，像丝线一样
将我从梦中牵到书房
又像母亲似的擦亮我的书桌
兴奋的鸟鸣唤醒了太阳
我听到叶子欢快的掌声
看着历朝历代的文人靠着墙
头挨着头，身挤着身
将满腹经纶藏在梦中
窗外的月亮老了，无神的目光
望着热情的太阳送来的潮水
无奈地擦了一下就要失明的眼睛
不知为什么还有泪在轻轻地流淌
沉默一夜的玻璃，在阳光下
热闹起来

我先叫醒李太白，他开口就说
——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
我又喊醒王安石，他望着我
隔了不知多少代的小弟弟
笑着说
——我爱铜官好，愿献小诗篇
观音竹牵来了六月雪
晨光里，凉爽拧亮了我的目光
当太阳踏上我额头上的小路
我真的送给他一首小诗
诗中含着心一样的太阳
此时站在养心的地方
我像一枚太阳，打开内心的收藏
又抖了抖伸展的
翅膀

遥 望

遥望大小铜官山
波澜起伏，山脚挨着山脚
山峰却保持着相互诱惑的距离
同时也都孤独地望着我

此时，我突然高大起来
伸出如来佛的手
掀去缠绕在山峰上的云朵
在空气的凝视中，我发现
两座峰顶上有人举起两颗
紫红色的珍珠
那时候，我尚年轻
只觉得两座峰一样高一样美
是不是上帝为我们建造的小屋
藏着你，诱惑我
如今才发现，那不是山峰
是山丘似的波浪，在浩瀚的
大海上，一朵接着一朵
将我拍倒在沙滩上，不死的心
还在频频
回首

铜官山

登上楼顶，你就挡住我的
视线。在你我之间
小城长大了
你丰满的乳房已被藏起
亲近你，惟有穿过眼前
这片水泥浇注的森林
我相信日夜生长的城市
有一天也会挡住我的视线
就像现在的你
那时我也会看不到你
眼前的你将成为遥远
现在我已经习惯登高
看你，偶尔也会踮起脚尖
想越过你
看一下山后面的秘密
明知山后面还是山
一座座山，像大海挥动的
浪花，欢迎踏浪而来的
人群

我在办公室墙上养了枝绿萝，本来长得好旺盛，藤子竟有两三米长，没想到现在蔫啦！看到绿萝成这样我好遗憾，便扔掉那枝老藤，再剪枝鲜活小绿萝插入那装水小瓶……

办公桌后白墙上，原本啥都没有。有朋友来看了，说我好歹是文化人，办公室得搞点文化氛围？于是，他送我一工艺品叫人安装墙上。画框中置有一木板平台，其上用玻璃胶固定一小瓶子，戏说其形似“玉净瓶”，是特意拜托菩萨专门保佑我的。我说我不信佛，别整那玩意？朋友便笑，说和你开玩笑的，这瓶子是方便你平时插些鲜花美化环境的。因画框是冬天安装的，那时梅花还没开，我便在瓶中灌些清水顺手插了枝小绿萝。没想到这瓶绿萝很快生出许多根须，不到一年就长了两米多长，且藤上生出许多气根，长得叶绿藤茂。朋友和客人一到我办公室，就都惊喜地夸赞这枝绿萝。

三年前，我曾在办公室养过大盆绿萝，在盆土中插上一根寸把粗的大木棍，让其藤子缠绕着木棍生长。工作之余给它松松土，浇浇水，并常把茶叶渣倒入绿萝根部四周，没想到这茶叶渣发酵后竟成绿萝生长最好的肥料，越发长得茂盛。一盆绿萝竟长出四五支又大又粗的绿藤，最粗的藤茎比食指还粗，有三四米长，引得好多来看客过后剪藤回去扦插，结果弄得那盆绿萝粗藤全被客人剪走，最后只剩几枝短小的细藤还在缠绕着粗木棍顽强生长。

为装点环境、净化空气，我在单位洗手间门口盥洗台上也养了盆绿萝。洗手间是人们平日频繁进出的场所，人们方便后常到盥洗台前洗漱、照镜、整衣冠，并没多少人多看这绿萝一眼，更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即便我也很少将其搬出去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没有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助力，它为什么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盆绿萝藤蔓细长，绿叶缺少光泽，是不是因为缺氧？我不得而知，但这盆绿萝才养大半年，枝蔓就簇拥着长成了一大蓬，让人养眼爽心。

酷热盛夏，当我顺手打开盥洗室水龙头，掬捧凉水抹把脸，浑身顿感

凉爽。墙拐那盆绿萝释放出的植物清香扑入鼻孔，于不经意间让我心喜。抬眼看那绿萝，默默呆在盥洗台墙拐，仍无怨无悔坚守着阵地，让我顿感有些羞愧，心态麻木遮蔽了心灵窗户，便对这盆绿萝太过冷漠，以至其好多叶子枯黄了。我信手掐掉绿萝枯叶，从办公室拿来抹布，擦掉叶片上的灰，再给其枝蔓上喷洒些清水，让那挂着水珠的叶片愈发显得精神。细想起来，世间许多美好事物，不都像这样被我们忽略了吗？大凡美好的事物，都有其共性：总是不张扬、不煽情、不炒作、不媚俗，甘于寂寞，守身如玉。

本应格外呵护的这盆绿萝，若是置于阳台，或植于沃土，怕是会长得更加繁茂。这样一来，我又怎会对它视而不见？在这墙拐，没有阳光雨露滋润，绿萝当然不会长得旺盛，只能是这样委屈地活着。但即便这样被我忽略了，它也依然不改本色，装点美化着我们的生活空间，静看春秋岁月……

我一直喜爱草木花卉，家里博古架和阳台上，也养了一些花。无论国色天香，还是普通绿植，我都视若至宝。去年深秋，我在龙眠山上看到一种金色的悬崖菊时，心不啻有感动，更被其震撼了。爬满悬崖峭壁的野菊，显得那样坚韧、果敢，紧贴石壁迎风盛开，像一群金色的蝴蝶合翅吸附在悬崖上。其生命力如此地顽强，让我情不自禁心生敬佩！这种感动，让我记忆深刻。

这悬崖上的野秋菊，与单位盆养的绿萝，其生命意义是相等的；不相等的，是我们的视觉与内心世界的等级观念。善待万物是人生的必修课，生命的轮回属于自然规律，而非人的意志所能驾驭。其间的生生死灭，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无特例。

让办公室里的绿萝时常晒晒太阳，吹吹清风，让它沐浴阳光，接受清新空气的抚摸，就会显得精神许多，更不会鸢头夺脑让我心伤失落。能有这样的自察和觉悟，让我很庆幸，自己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正如一位作家朋友曾和我说的：“人，要有悲悯情怀，得用惭愧心看自己，用感恩心看世界。”如此，我们就能像这沐浴阳光雨露的绿萝一样，活得自在、精神……

